

亚隆团体咨询技术 矫治顽危服刑人员实务

邵晓顺 蒋小霞 著



群众出版社

亚隆团体咨询技术矫治 顽危服刑人员实务

邵晓顺 蒋小霞 著

群众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亚隆团体咨询技术矫治顽危服刑人员实务/邵晓顺, 蒋小霞著.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16. 3

ISBN 978 - 7 - 5014 - 5478 - 5

I. ①亚… II. ①邵… ②蒋… III. ①犯罪分子—监督改造—研究—中国 IV. ①D926.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316407 号

亚隆团体咨询技术矫治顽危服刑人员实务

邵晓顺 蒋小霞 著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南里

邮政编码: 10003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6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3 月第 1 次

印 张: 16. 75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字 数: 386 千字

书 号: ISBN 978 - 7 - 5014 - 5478 - 5

定 价: 68. 00 元

网 址: [www. qzCBS. com](http://www.qzCBS.com)

电子邮箱: [qzCBS@sohu. com](mailto:qzCBS@sohu.com)

营销中心电话: 010 - 83903254

读者服务部电话 (门市): 010 - 83903257

警官读者俱乐部电话 (网购、邮购): 010 - 83903253

法律图书分社电话: 010 - 83905745

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由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

亚隆团体心理咨询与治疗 (Group Counseling and Psychotherapy) 是由美国著名存在主义心理治疗和存在主义团体心理治疗大师欧文·D. 亚隆 (Irvin D. Yalom) 经过 40 余年研究探索而发展出的一种基于人本—存在主义取向的心理动力学团体治疗与咨询模式。其主要形式是由一名或两名咨询师共同为一组来访者提供心理帮助与指导, 以团体为核心, 重视小组动力, 在小组的发展中从辅导的角度, 从更深层的人文关怀和人性帮助的角度协助来访者深度而持久地成长。

与个体心理咨询相比, 团体心理咨询的优势在于重现人际冲突, 浓缩真实的社会互动。利用“此时此地 (Here and Now)”技术, 强化积极、有效的人际互动模式, 知晓并努力改变不良的人际方式, 将自己在团体咨询中获得的成功经验移植到现实生活中去, 学会如何与他人建立关系, 进而解决现实中遇到的问题。

亚隆团体咨询为参加者营造了一个安全、保密、温暖的氛围, 创造出一种信任、支持的环境, 使团体成员可以他人为镜, 反省自己, 深化认识, 重塑生活的信心, 同时也成为他人的社会支持力量。团体咨询有助于培养组员与他人相处及合作的能力; 加深自我了解, 增加自信心, 开发自我的潜能。其作用主要有: 团体的情感性支持, 组员被接纳、被聆听, 在信息的传递中感受到团体的凝聚力; 体验自助与助人的快乐, 组员从接受帮助—相互给予—接受关系中受惠, 也从给予的行为本身中获益; 原生家庭的矫正性体验, 团体中的许多方面类似于家庭: 有权威/父母的角色、同辈/兄弟姐妹的角色、深刻的人际关系、强烈的情感以及深厚的亲密感和敌对的、竞争的情感, 团体心理咨询可以重现“原生家庭经验”并进行校正; 团体提供检视现实人际互动模式的机会并以“此时此地”为核心使组员意识到他们是如何形成这种特定的人际模式, 以及这些特有的行为交往模式是如何作用于他们的现实生活的; 从存在主义的

哲学高度认识到生命的本真，认识到无论从别人那里得到多少的支持与指导，个体终究都要为自己的生活方式负起责任。

本书是亚隆团体咨询理论与技术在监狱工作中的具体运用。作者运用亚隆团体咨询技术，对某未成年犯管教所的服刑人员，主要是所内顽危服刑人员进行了连续的团体辅导，取得了良好的矫治效果。具体地，作者于2013年10月至12月、2014年3月至10月，对两批顽危服刑人员进行了亚隆团体辅导，参加团体辅导的服刑人员大多数产生了良好的矫正效应。这表明亚隆团体咨询的理论与技术，对监狱顽危服刑人员的矫治是有效的。由此可以推断，亚隆团体辅导对服刑人员的矫治是有效的手段与形式。

服刑人员心理矫治工作在我国内地监狱系统开展已经有30年，然而专业化工作仍显薄弱。这一工作领域的学术成果仍较多地以理论性、综述性、介绍性成果为主。不过，近年来，在服刑人员个体心理咨询实务成果方面已取得一些进展，然而服刑人员团体辅导实务的成果尚不多见。因此，本书也许是我国内地第一本关于服刑人员亚隆团体咨询实务的学术成果，可供教育矫正犯罪人的同行们参考。此外，犯罪学、社会学、教育学等领域的专家学者，亦可把本书作为研究的素材。

本书由三个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预实验，对12名顽危服刑人员的10次亚隆团体咨询。包括入组访谈、10次团体辅导记录、组员参加团体辅导的感受以及团体辅导结束两个月后组员所在管区民警对他们各方面表现情况的反馈。第二部分是正式实验，对10名顽危服刑人员的27次亚隆团体咨询。包括入组访谈、20次团体辅导记录、组员团体辅导感受以及一名组员在刑满释放前的来信。第三部分主要是对正式实验的一个研究报告，运用定性定量的分析技术，对8名组员参加亚隆团体辅导前后的矫治效果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我们努力在书中本真地呈现服刑人员团体咨询的实务过程，但它仍然只是一个文字的表述。团体的张力、团体的情绪、团体中的冲突等，常常无法在文字中得到体现，真实的团体辅导过程实难得到全方位的呈现。

参加团体辅导的顽危服刑人员，他们的心理、思想与行为习惯存在各种各样的偏差，因此他们在团体中展现出来的对社会的看法、对刑事侦查与司法活动的观点以及对监狱教育管理工作的描述与理解，往往不是现实状况的真实反映。换句话说，书中原汁原味呈现的组员的某些对现实社会现象的认识、对刑

事侦查与司法活动的看法、对监狱教育管理工作的描述等，都是这些顽危服刑人员当时的真实思想表现，但是有些确实不客观、不正确，有的还有非常明显的错误。而这正是监狱教育矫正工作人员需要开展工作的地方。只是需要请读者注意的是，他们的这些描述不是当前社会、政法机关和监狱工作的事实状态，同时，也不表明作者同意他们的这样一些观点。

对顽危服刑人员的团体辅导实践告诉我们，为了更好地推动团体工作，在选择组员组建团体时，保证团体的异质性很重要。全部由顽危服刑人员组成的团体，在团体的初始阶段似乎阻力重重，给带领者带来很大的挑战，因此由大部分顽危服刑人员和少部分各方面较为正常的服刑人员来组成团体较为妥当。这样的团体阻力较小，能够较快地进入团体工作阶段并使团体辅导更加富有成效。

由于两位带领者专业经验的差异，团体工作风格会有所差别。学院派带领者可能更强调尊重、共情与发挥组员的自主性；而监狱实践一线的带领者则更理解组员的现实思想特征与表现状况，在强调共情、尊重的同时，也同样重视带领者的指导作用。因此，带领风格差异可能会对团体进程初期产生一定影响。通过相互间的沟通与交流，双方互相适应，共同作出调整，从而保证了团体工作的持续有效，也促进了带领者的共同成长。

对未成年服刑人员的团体辅导活动，也让我们认真思考服刑人员心理矫治与一般心理咨询的差别性。首先，咨询对象的差异。个体咨询中来访的服刑人员以及参加团体辅导的服刑人员往往文化程度相对要低、认知水平较低、领悟力较差，而一般心理咨询中的来访者往往认知力、领悟力都较好些，特别是中学、大学的学生来访者更是如此。因此，服刑人员心理矫治在咨询过程中可能需要更多的指导。其次，咨询内容的差异。服刑人员心理矫治除了帮助来访服刑人员解决心理问题，还要矫治其犯罪心理，两个内容往往等量齐观，有时甚至犯罪心理的矫治更为主要；^①在适应问题上，来访服刑人员主要是适应监狱或服刑环境，一般只有临近刑满释放者，社会适应问题才会成为一个主要的咨询内容。在一般心理咨询中，心理问题是咨询的主体内容，如有适应问题，则是指适应社会环境问题。再次，咨询目标的差异。对服刑人员的心理咨询，来访

^① 心理问题与犯罪心理存在交叉关系。有的心理问题（心理障碍）是犯罪心理，如反社会人格障碍以及某些变态心理，有的心理问题常常不是犯罪心理，如某些强迫症（强迫洗手等）。有了犯罪心理有时会产生心理问题，如个体在犯罪心理支配下计划实施某犯罪行为的较长时间内产生的焦虑等。

者利益应当考虑，然而社会保护更需考虑，有时甚至是摆在咨询与治疗之前的目标。^①而在我国当前的监狱工作现实中，心理矫治的重要目标还包括维护监管安全。在一般心理咨询中，来访者利益是第一位的，来访者不去违法犯罪可能只是咨询的一条底线。最后，咨询动机的差异。服刑人员前来咨询，有的是自愿的，但许多人是被安排或被要求做咨询，具有一定的强迫性。而一般心理咨询的对象基本上是主动要求咨询，他们对心理咨询持合作、配合的态度。

客观地讲，我们是亚隆团体咨询理论与技术的初学者，许多方面的工作需要改进，如入组访谈就是其中的一个方面。而在后期整理团体咨询资料时发现，带领者在团体咨询工作过程中也许可以更加节制；可以更好地共情，更精准地去理解组员基本的认知、情绪与行为问题，从而更加有效地给组员以帮助。

为了保护来访者利益，我们对所有参加团体辅导的服刑人员的姓名做了处理。这可能会给阅读带来一些影响。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在团体辅导过程中，带领者与组员进行互动时，有时会直呼其名，但在本书中都以处理后的姓名呈现。同时，希望读者阅读本书时不要对号入座。

在运用亚隆团体咨询技术矫治顽危服刑人员的过程中，入组访谈工作主要由邵晓顺担任，蒋小霞参与并做记录；37次亚隆团体咨询大部分由邵晓顺与蒋小霞两人共同带领，有若干次由两人中的一人带领；团体辅导记录主要由蒋小霞、张晓波和邵晓顺整理完成。书稿最后由邵晓顺修改定稿。

期待本书的出版能给我国监狱矫正事业以及服刑人员心理矫治工作以推动。

作者

2015年10月

① [美] Ruth E. Masters 著：《罪犯心理咨询》（第二版），杨波等译，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

目 录

第一部分 预实验	(1)
一、入组访谈	(1)
二、团体辅导过程：12 名顽危服刑人员，10 次亚隆团体辅导	(17)
三、组员团体辅导感受	(64)
四、管区民警反馈	(65)
第二部分 正式实验	(69)
一、入组访谈	(69)
二、团体辅导过程：10 名顽危服刑人员，27 次亚隆团体辅导	(83)
三、组员团体辅导感受	(245)
四、一名组员刑满释放前的来信	(247)
第三部分 研究报告	(248)
运用亚隆团体咨询技术矫治顽危服刑人员研究	(248)
参考文献	(257)
后 记	(258)

第一部分 预实验

一、入组访谈

团体辅导组员选择：某未成年犯管教所各管区顽危服刑人员 12 人。^①

在团体辅导前进行入组访谈，主要是了解组员的基本情况，掌握他们的人际关系模式及在团体中可以进行处理的人际互动问题与成长中的问题，初步建立入组目标。

时间：2013 年 10 月 16 日

地点：未成年犯管教所心理健康指导中心

谈话人：邵晓顺、蒋小霞

1. 靳某中（一管区），谈话时间：9：28—9：48

青海人，18 岁，抢劫罪，判刑 3 年，余刑 1 年零 4 个月。

印象：有些紧张，言语表达似乎有点困难，整体性格偏内向。

咨（咨询师，指邵晓顺，下同）：我们接下去要做一个团体辅导活动，一共 12 个人，每周做一次，每次一个半小时，共做 10 次。今天呢，主要是正式团体辅导前的一个了解性谈话。请问你以前接受过团体辅导吗？

来（来访者，以下简称“来”）：没做过团体辅导，事先不知道团体辅导，但带过来就知道了，因为平时与同犯相处什么都不大好。

咨：能和我说说你从小到大认为最亲的三个人吗？

来：叔叔和弟弟。

咨：能和我们说说叔叔的情况吗？

来：叔叔现在 40 多岁，是在一个乡里认识的，没有血缘关系。

咨：弟弟是亲的吗？

来：是的，比我小 2—3 岁，一般我们都是在网上联系。

咨：在这里我们没听到爸爸和妈妈的情况，能说说吗？

来：（表现出不愿多谈父母的感觉，眼睛里有泪水流出，沉默了一会儿后说）父母已经三个月没联系了。其实父母是汉族的，我随叔叔是回族的。我是从 12 岁开始和叔叔一家人走南闯北的。叔叔有两个女儿，大的上大学，小的只有 7 岁。

^① 由蒋小霞记录整理。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制约，我们入组访谈的时间在 20 分钟左右。一般一次入组访谈时间为 1 小时，而且一次不够可以再谈几次。

咨：你和她们姐妹的关系如何？

来：大的不熟，没怎么见过，和小的比较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经常接送她上学。

咨：叔叔家还有其他人吗？

来：还有婶子，是叔叔的老婆。

咨：你们的关系如何呢？

来：她对我很好，会经常帮我洗衣服，也会帮我管钱。

咨：你平时花的钱都是他们给你的吗？

来：不是的。一开始的时候，我在叔叔开的拉面馆打工。刚开始时只是端端面，每个月只有1000元左右，后来学会拉面了，工资就有1700元左右了。如果我不想用钱，就由婶婶给我存着，如果要用钱就问他们拿。

咨：那后来发生了什么情况呢？

来：后来，时间做久了，我就觉得有些无聊了，拿了婶子给我存的1万多块钱，和两个朋友一起在外面玩。

咨：主要玩些什么呢？

来：也就上上网、喝喝酒、唱唱歌之类的。后来我把钱花完了，就去抢。其实我们一开始只是想向一个女的要10元钱，但是她不肯给我们，我们就抢了。

咨：那你和他们关系好吗？

来：谈不上好不好，后来就没联系了。

咨：嗯，好的，今天我们的谈话就到这里，这是在团体辅导前的一个谈话。今天我们谈的这些内容我都会保密。接下去我们要组织一个12人小组的团体辅导，每周一次，每次1.5小时。在团体辅导的时候，你想说多少，就说多少，想怎么说，就怎么说，这些都是由你自己决定的。同时，我们也要求对其他人所做的事情保密。你可以把自己的想法和组外其他人说，但对小组中其他成员的情况不能往外面说。那么，在团体辅导过程中，我希望你能勇敢地表达此时此刻的感受。团体是社会的缩影，是模拟的家庭，良好的团体感受有利于我们以后回到社会后处理人际关系。希望你能积极参与。让我们在接下去的10周里相处愉快。谢谢！

2. 阿某正·阿不都里某某某（二管区），谈话时间：9:52—10:31

新疆人，18岁，抢劫罪，判刑3年零6个月，余刑1年零6个月。

印象：比较能说，说话的欲望很强，仅从面部表情很难看出他内心的变化。

咨：噢，我们该怎么称呼你呢？

来：阿某正。他们都这样叫我。

咨：阿某正，你好。这样，我们接下来要做一个团体辅导，一共10次，每周一次，每次1.5小时，共12个人参加。你以前参加过这样的团体辅导吗？

来：以前参加过舞蹈队，没有接触过团体辅导。

咨：嗯，没关系。你能和我们说说你从小到大最亲的三个人吗？

来：父亲、姐姐，没有第三个人了。

咨：能和我们说说他们的情况吗？

来：父亲一直在老家，现在快70岁了，身体还好。姐姐已经嫁人了，21岁，比我大3岁。

咨：和父亲的关系怎么样呢？

来：在社会上的时候，基本上每天都会给他打电话，每天打1—2次，也是在老大被抓走以后开始的。每次聊半个小时，就是让他放心，自己注意身体，我在这边挺好的之类的话。在未成年犯管教所一般是一个月打一次电话，每次半小时，也是讲讲这里的情况。

咨：在最亲的人里面我们听到父亲、姐姐，但没有听到母亲，能说说母亲的情况吗？

来：母亲在我两岁的时候就走了，以后有过联系。我不会去她那里，她一两个月也会来看奶奶一次，但不看我们。奶奶是在两个月以前走的。

咨：母亲后来住在哪里你知道吗？

来：我不知道。我是在6岁的时候就被人骗过来了，一直在这里（指浙江省）让我们偷啊抢啊的。中间，我也有逃回去过，但还是被他们抓了回来。最后在十一二岁回去的。但老家待不惯了，后来又到这边来了。

咨：我想知道你们这样的人有多少？

来：像我这样6—8岁的小孩就有100多人。

咨：平时你们是住在一起的吗？

来：老大自己跑得很远，让人给他管着，我们弄到钱给他。平时我们是四五个人一组，最小的六岁，最大的十一二岁。

咨：你们平时是怎么称呼的？

来：年纪大的，我们叫“大哥”，一样大的叫名字。年纪大的，如果我们不叫他“大哥”，他会打我们的，就是睡觉的时候也会打。

咨：那你们平时吃、穿、住怎么办呢？

来：由我们四五个人中的大哥负责，从我们的钱中取。

咨：你和另外四五个人的关系如何？

来：平时很少说话。如果我们不去偷或偷得很少，他们就会用皮带或棍子打我们。我们就这样学会了偷。

咨：那你十一二岁回去后，又回来做些什么呢？

来：仍旧和以前一样，和以前的几个朋友在一起做，但不是原来的那几个。回来后，说实在的，也不知道做什么。

咨：回来后，也没为自己的生活打算过？可能也不知道能做什么，是吗？

来：是的，真的不知道能做什么。

咨：对妈妈这样的情况有什么感受？

来：有时候很恨她，有时又觉得有可能她在的话，情况会好些。

咨：想起6—12岁这段生活，心里有什么感受？

来：心里蛮后悔的，就是十一二岁回去后，还跑出来。

咨：刚才也讲了，回去是不适应。那这“不适应”指的是什么呢？

来：老家太小了，加上是农村，穿衣服之类的都不太习惯。

咨：前面讲到每次和父亲打电话，时间都比较长，那主要说些什么呢？

来：每次打电话，基本上都是爸爸在讲，我在听，我还没告诉他我在服刑。他也主要是讲家里的情况。

咨：父亲在你脑海里是个什么印象？

来：就是被他们打的。（出现了明显的答非所问）

咨：不好意思，我想问一下，刚才我的这句话让你理解成什么了？

来：不好意思，有点紧张，我以为你是在问我的头。（他的额头正上方，还有两侧，均有很明显的伤疤）

咨：噢，那你头上的疤痕是怎么回事呢？

来：是被那三个人打的，打了以后就用布浸水擦擦，从没去过医院。

咨：听了这些，我觉得心里挺难受的，也挺沉重的。这样的人生经历，也很不容易。在这里（指未成年犯管教所）两年了，和他们的关系如何？

来：和其他人关系都还好，平时，也会劝劝架什么的。

咨：有关系特别好的吗？

来：有的，同一个管区还有一个老乡。在劳动时，见见面聊聊天，在外面没什么交流，所以特别珍惜这里，大家平时能聊聊天。有个小组长，我把他当朋友，他也把我当朋友。

咨：我们今天做的这个谈话，所说的这些我们都会保密。到团体辅导的时候，你想说什么、说多少、怎么说，都由你自己决定。我们都会保密的。同时，我们也要求你对他人的资料保密。你可以把自己的想法和其他人说，但对小组中其他成员的情况不能往外面说。那么，在团体辅导过程中，我希望你能勇敢地表达此时此刻的感受。团体是社会的缩影，是模拟的家庭，良好的团体感受有利于我们以后回到社会后处理人际关系。希望你能积极参与，让我们在接下去的10周里面相处愉快。谢谢！

3. 木某森（二管区），谈话时间：10:35—10:58

贵州人，18岁，故意伤害罪，判刑14年，余刑10年零2个月。

印象：表达良好，善于言词。

咨：你好。这样，我们接下去要做一个团体辅导，一共10次，每周一次，每次1.5小时，共12个人参加。你以前参加过这样的团体辅导吗？

来：没有参加过。

咨：愿意和我们说说这一生中与你关系最亲的三个人吗？

来：奶奶。和父亲相处的时间只有半年（2006年），后来他就去世了，之前一直和奶奶一起生活。

咨：那你还有兄弟姐妹吗？

来：还有个妹妹，不过后来没见过。在我两岁的时候，父亲触犯了法律，坐牢了，把

我和妹妹给了外婆。在我5岁时，外婆去世，又把我给了奶奶，把妹妹给了叔叔。

咨：在最亲的人里面我们没有听到妈妈？

来：（听到这个问话后，他原先挺直的腰放松弯了下来，头低下）没见过，偶尔打个电话。

咨：能说说你的学习情况吗？

来：以前在老家读，四年级时到大伯那里读，一年级到四年级都是班长，成绩还不错。后面父亲出狱，2006年他去世就没读了，当时是11岁。

咨：在老家读书的时候，学费谁出的呢？

来：母亲出一点，大多数是奶奶出的。

咨：对奶奶是个什么印象呢？

来：奶奶是个很了不起的人。

咨：你还有其他的兄弟吗？

来：有五六个堂兄弟，我是最大的。放学的时候，我都要等堂妹一起回来。奶奶说：“在学校里不能欺负别人，但是有人欺负兄妹时，也要团结起来。”

咨：你奶奶真的很了不起！那奶奶的钱是怎么来的呢？

来：粮食卖一些，有时是我们一起捡垃圾，捡可乐瓶卖点钱。

咨：妈妈现在在什么地方你知道吗？

来：不知道，联系不上。

咨：那进来之前你是和谁在一起呢？

来：从老家跑出来，12岁时，我认识了一个人，比我大一两岁，原来在同一个管区，现在已刑满。他对我很好，也很会照顾我，在一起4年了。

咨：你指的关系好是什么表现呢？是有钱一起用吗？

来：不是的，他虽然比我大，但我比他理智。我不会乱花钱，他会乱花钱，玩游戏，买Q币，我给他1万元买Q币。

咨：那我想知道你的1万元是怎么来的呢？

来：是从一个保险公司偷来的，偷了28万元。

咨：那你偷这28万元的行为是警方没有掌握的吗？

来：知道的。因为那时没满14周岁，就没判刑。

咨：噢，那你的14年刑期是怎么一回事呢？

来：是故意伤害罪。一个朋友在网吧里闹事，让我们去帮忙，才发生了这样的事。那人，经抢救无效死亡。当时，如果不跑，可能没命的就是自己了。

咨：哦。团体辅导，会让人对人际关系有更深刻的体验与探索，有利于我们掌握回归社会与人交往的技能。我们今天做了这个谈话，我们所说的这些都会保密的，到团体辅导的时候，你想说什么、说多少、怎么说，都由你自己决定。我们都会保密的。同时，我们也要求对他人的资料保密。你可以把自己的想法和其他人说，但对小组中其他成员的情况不能往外面说。那么，在团体辅导过程中，我们希望你能勇敢地表达此时此刻的感受。团体是社会的缩影，是模拟的家庭，良好的团体感受有利于我们以后回到社会能够处理好

际关系。希望你能积极参与，让我们在接下去的10周里面相处愉快。谢谢！

4. 许某召（四管区），谈话时间：11:01—11:21

浙江人，17岁，抢劫、强奸、盗窃、诈骗罪，判刑10年，余刑8年零8个月。

印象：无所谓，不上心的感觉。

咨：你好。这样，我们接下去要做一个团体辅导，一共10次，每周一次，每次1.5小时，共12个人参加。今天我们先做个团体辅导前的谈话。能和我们说说，家里都有哪些人吗？

来：奶奶（81岁）、哥哥、嫂子、他们的小孩，爸爸（56岁）、妈妈（40岁）。

咨：那这么多人，你感觉最亲的三个人是谁呢？

来：没有，我感觉和他们都是一样的。

咨：这个“都一样”，是什么意思呢？

来：和家人的关系一般般。

咨：上学情况怎么样？

来：读到四年级，五年级没读，六年级、初一、初二、初三都各读了一个星期就没读了。

咨：这个听起来，我有些不能理解，能具体说说吗？

来：我三年级以前成绩还好的，四年级开始与社会上认识的人一起玩，就不行了。刚开始，学也是断断续续上的。后来，和社会上的人接触多了，也就不读书了。五年级是一天都没读过，其他几个年级是去了学校，学校按我的年龄给我定了年级，基本上是上一个星期就不去了。

咨：和外面的人接触是做些什么呢？

来：不大记得清了，主要是上网玩游戏之类的。上午、下午、晚上都会玩。

咨：这样的情况父母知道吗？

来：知道，但是他们也管不住我。打电话给我，我就关机，一个月里有半个月不回家。

咨：那父母没找你吗？

来：一开始没找到，后来，找到了，我们就到市里去玩了。一起玩的人经常换的。

咨：那一起玩这些，钱是怎么来的呢？

来：谁有钱谁出的。他们都比我大，基本上都是他们出的。

咨：那时会不会觉得他们特别好，给你吃的，给你钱玩？

来：一开始是的，但后来就觉得没意思，就几个人瞎搞。

咨：这“瞎搞”是指什么呢？

来：就是抢啊，诈骗什么的。

咨：那你父母是做什么的呢？

来：父亲是做榨菜生意的，母亲上班。哥哥也是混混的，是同父异母的，父亲是离过婚的。

咨：在镇里、市里玩了这么多年，有关系比较好的人吗？

来：有，现在也都坐牢了。

咨：你的罪名也比较多（抢劫、强奸、盗窃、诈骗），是一次作案还是几次呢？

来：我是同案犯，因盗窃在3月被抓，4月取保候审，5月又犯事了，抢劫、强奸、诈骗都是在那时犯的。几个人一起，他们起的头，最重的一个19岁的判了15年。

咨：嗯，今天我们是做个大致情况的了解，以后我们将会在一起做团体辅导10次，每次一个半小时。我们今天做了这个谈话，我们所说的这些都会保密的，到团体辅导的时候，你想说什么、说多少、怎么说，都由你自己决定。同时，我们也要求你对他人的资料保密。你可以把自己的想法和其他人说，但对小组中其他成员的情况不能往外面说。那么，在团体辅导过程中，我们希望你能勇敢地表达此时此刻的感受。团体是社会的缩影，是模拟的家庭，良好的团体感受有利于我们以后回到社会处理好人际关系。希望你能积极参与，让我们在接下去的10周里面相处愉快。谢谢！

5. 革某力（四管区），谈话时间：11:25—11:45

浙江人，17岁，盗窃罪，判刑2年零2个月，余刑1年零1个月。

印象：不是特别能言语，主动交流的欲望不强，说话低沉、压抑，表达不是很清楚。

咨：能和我们说说你的读书情况吗？

来：我读到六年级第一个学期。从一年级到五年级的第一个学期是在外婆那里、嘉兴的一个县里的小学读的。2010年父亲刑满释放后，把我带回来，在某某县的一个村里读书。我是10岁开始读书的。

咨：那么，在你生活中最亲的三个人是谁呢？

来：外婆、母亲、父亲（停了一下），父亲也不算。从小到大，我都是外婆带大的。

咨：父亲是在你多大的时候离开你的？

来：是在我两岁的时候去服刑的，是1999年的时候。我和外婆接触的时间最长，和父母在一起的时间都没外婆长。

咨：和母亲也接触得少是什么意思呢？

来：母亲在我10岁的时候（2006年）到外面去打工了，2010年回来的。

咨：当时读小学成绩怎样呢？

来：刚开始的时候好一些，四五年级后就不太好了。

咨：有什么原因吗？

来：有时感觉身边少了些什么，主要是母亲外出了。这种感觉是经常有的。

咨：这种感觉是什么呢？有压力，还是自卑？

来：就是那种什么东西都找不到的感觉。

咨：上学的钱是谁出的呢？

来：是外婆。

咨：那母亲外出打工，没拿钱回家吗？

来：没有，不知道她在哪里。后来，是在父亲回来后，我们才一起回的家，但是他们

又离婚了。母亲重新嫁了一个人。父亲一个人，也外出打工了。我是一会儿住外婆家，一会儿住妈妈家，一会儿住父亲家。

咨：心中有没有怪妈妈？

来：没有。

咨：父亲外出打工后，你的生活基本要自理，自己洗衣、做饭等，也很不容易的。那和父亲有没有聊些什么呢？

来：没有。

咨：你是一个人做这样的事还是几个人呢？

来：犯罪是一个人。刚开始的时候在网吧里玩，被做这些事的人叫出去过。

咨：和这些人里有关系比较好的吗？

来：有的，一个本地的，一个四川的。我出事时，他们都回家了。

咨：嗯，今天我们是做个大致情况的了解，以后我们将会在一起做团体辅导10次，每次一个半小时。我们今天做了这个谈话，我们所说的这些都会保密的，到团体辅导的时候，你想说什么、说多少、怎么说，都由你自己决定。同时，我们也要求你对他人的资料保密。你可以把自己的想法和其他人说，但对小组中其他成员的情况不能往外面说。那么，在团体辅导过程中，我们希望你能勇敢地表达此时此刻的感受。团体是社会的缩影，是模拟的家庭，良好的团体感受有利于我们以后回到社会处理好人际关系。希望你能积极参与，让我们在接下去的10周里面相处愉快。谢谢！

6. 杨某强（五管区），谈话时间：13:27—13:47

湖北人，16岁，抢劫罪，判刑9年，余刑7年零6个月。

印象：从小在宁波长大，小学读完，但未领到毕业证书，能看书看报，能写总结之类的，但写得不是很好。

咨：你好。这样，我们接下去要做一个团体辅导，一共10次，每周一次，每次1.5小时，共12个人参加。你以前参加过这样的团体辅导吗？

来：没参加过团体辅导。

咨：能和我们说说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三个人吗？

来：爷爷、爸爸、大爹（爷爷的哥哥）。

咨：我们在这里没有听到妈妈。

来：在我刚出生的时候，他们就离婚了。后来我又被带回老家，就没有再见到过了。

咨：那现在她的情况你知道吗？

来：不知道。

咨：那你有兄弟姐妹吗？

来：没有。

咨：那你是在哪里长大的呢？

来：在老家长到七八岁时，我爷爷把我带到宁波，后面一直在宁波生活。

咨：刚才说到和爷爷的哥哥感情比较好，为什么呢？

来：小时候，在农村长大时，他对我很好。

咨：从你刚才讲述的过程中，基本上都是男的，那你身边有没有女性呢？

来：有，一个大婶。

邵：想问一下你读书读到几年级？

朱：小学六年级。

咨：学习成绩怎样？

来：一般，不好也不坏，四五年级都还好的，到了六年级的时候就开始不好了。

咨：那是因为什么成绩不好呢？

来：主要是慢慢地开始接触一些比我大的人（大两三岁），慢慢地就开始不想读书了。

咨：那大家一起玩，主要是玩些什么呢？

来：KTV、网吧、酒吧。

咨：那钱是哪里来的呢？

来：开始跟着他们是不用自己出的，他们有的。后来跟着他们去干些犯法的事，偷点钱，或向小的同学敲诈勒索钱。

咨：你这样做，父亲知道吗？

来：不知道，是我进了派出所他才知道的。

咨：那你那时是什么时候去玩的呢？

来：一般是下课后，六年级上完后，就没读书了。

咨：你和父亲的交流怎么样？

来：说不上来。

咨：我们说，一般有放任型、打骂型、民主型，你和父亲之间是哪种呢？

来：都有，说不上具体是哪一类。

咨：和你们在一起的，有没有大哥之类的呢？

来：有，一般是叫的人多的那种当大哥的。

咨：后来爸爸有没有再找个老婆呢？

来：有，前面找过几个，现在这个比较固定，他们也基本不管我。

咨：我们听下来，存在几个这样的问题：我们说在成长过程中，总是有男有女存在，你的成长过程中基本都是男性，缺乏女性。这样，在人际交往过程中可能就不是那么全面了，通过团体辅导，可以让你有所启发与成长。你在团体活动中，可以说自己的事，也可以听他人讲的事来谈谈自己的感受，希望你能积极参与。以后我们将会在一起10次，每次一个半小时。我们今天的这个谈话，我们所说的这些都会保密的。到团体辅导的时候，你想说什么、说多少、怎么说，都由你自己决定。我们都会保密的。同时，我们也要求你对他人的资料保密。你可以把自己的情况、自己的想法和其他人说，但对小组中其他成员的情况不能往外面说。那么，在团体辅导过程中，我们希望你能勇敢地表达此时此刻的感受。团体是社会的缩影，是模拟的家庭，良好的团体感受有利于我们以后回到社会处理好人际关系。希望我们在接下来的10周里面相处愉快。